

从几起京控案看林则徐的为政风格

王日根

(厦门大学 历史研究所, 厦门 福建 361005)

[内容提要] 林则徐任职期间, 处理了若干京控案件, 体现出其为政风格的基本方面, 即秉持勤政为民之心, 务求及时办案; 注重调查研究, 力求把握事实真相, 给予合理又合情的解决; 对好讼、不法监生严加惩处, 力求端正斯文; 坚决铲除民间敲诈勒索之恶习, 以求端正世风; 清除蠹吏稳妥坚决, 旨在澄清吏治。由此可见林则徐“苟为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宽广胸怀和勤政廉政的风格。

[关键词] 京控; 林则徐; 为政风格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22x(2006)02-0067-09

京控是指直接上京控告的行为, 其产生的原因或是地方官处置不公, 控告人不服; 或是健讼之徒乐于为之, 以此为牟利之途径。林则徐在其任上, 反复处理过多次被发还的京控案件, 从中可以看出其基本的为政风格。

一、秉持勤政为民之心, 务求及时办案

在江苏巡抚任内, 坚持做过细的调查研究。道光十二年八月初八日《参劾京控咨交延迟职名折》中提到, 都察院规定: 每半年得进行一次清理, 避免拖延现象发生, 导致避重就轻现象。但实际上京控咨案提解却屡被逾期。林则徐经查, “有场山县监生唐国方、萧县僧人继进、海门厅职员徐六游、华亭县民马俭慎、铜山县监生蔡振华、靖江县民薛大良等京控各咨案, 飭提应讯人证, 未能依期集解, 实属迟延, 自应照例查参。”^①场山县监生唐国方控告的是李八等挟嫌诬告事件。自十月三十日拖至第二年五月十五日, 迟延两个月零二十五日, 责任人是场山县知县萧舫。

萧县僧人继进, 赴都察院呈控徒僧祖杰赌博盗粮事件, 自道光十一年十月十六日准咨行司, 拖至第二年三月二十日, 迟延二十九日, 责

任人是萧县知县郑敦五。

海门厅职员徐六游到都察院呈控刘丕章串谋冒占粮地等情, 于道光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准咨行司, 十二月十二日发委苏州府审办, 结果迟延三个月十一日, 责任人是海门同知徐麟趾。

又有华亭县民马俭慎赴都察院呈控漕书张希曾等浮勒啃串等情, 于道光十二年正月初六日准咨行司, 发长洲县审办, 除封印、行提人卷和提解程限外, 又迟延了两个月二十九日, 责任人是华亭知县张之杲。

铜山县监生蔡振华赴都察院呈控伊父典当卫丁田亩, 田财两空等情, 发还苏州府督同元和县审办, 结果迟延一个月二十六日, 责任人是铜山知县王文炳。

靖江县民薛大良赴提督衙门呈控萧尚忠挟嫌寻衅殴打等情, 结果迟延十七日。责任人是靖江知县张祈谔。林则徐认为应该严厉依法惩处, 并且应及时处理。每一次案件都力求做得精确。

林则徐在署两江总督任内, 又处理过一些京控案件。如道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南康县民吴成仿等京控华世传等典田复卖并诬控

* [收稿日期] 2006-03-20

将其父刑禁毙命案审明定拟折》中说：道光十年间，华奕得与胞叔华奕得等阳中吴从铨等陆续借欠吴成仿之父吴正祥大钱一百五十二千，议将执业下坑孜田亩老契五纸交与吴正群抵押，田仍华奕得等自种，借约载明“每年交还吴正群利谷二十八石，三年为满，准华姓取赎。如本利不清，任听吴姓掌管，华姓不得霸耕另卖”字样。十一年冬，华奕得等贫不可支，欲将所押之田杜卖与吴正祥为业，吴正祥因是田押限未满，欲令贱价杜绝，华奕得等未允，先付吴正群利谷十石，余利未清。嗣华奕得等即将前项押田阳中吴成体等另立新契，绝卖与监生张陆贵为业，并未向吴正祥说明，而张陆贵未经查知华姓抵借缘由，亦即交价承买，招佃罗上衡等耕种。华奕得等卖田之后，仅还吴正祥原本六十四千，余欠本利，央求宽缓。吴正祥不依，控经前任南康县刘有庆集讯，断令华奕得还原欠吴正祥本钱八十八千，因华奕得等赤贫，免追余欠利谷。吴正祥心不输服，复因华奕得等钱未给还，张陆贵田已成熟，益加妒忌，遂于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率子吴成仿、吴成体，并邀族人吴成佐、吴六元孜等多人，至张陆贵地内抢割稻谷。佃户罗上衡、罗云周等出阻，吴正祥喝令毆拒，吴成佐等即用木叉刀背乱打，致将罗上衡、罗云周毆伤，并将庄屋损毁。时有里长蔡木燭见证，报经该前署县官启会营勘验属实，提到吴六元孜，讯认帮割稻子，不认其毆，而罗上衡等又称被抢衣物，失稻甚多，供涉两歧。飭拘吴正祥等，避不赴质。是年十二月内，吴正祥捏以典得华奕得田地，被张陆贵串买盗割，经伊收得晚禾二十一石等词赴县饰诉。当经该署县提讯，吴正祥、吴成仿等供情狡执，交口管押，一面提证覆审。时有吴正祥、华奕得等族邻吴胜上、邓标光，因两造均属相好，欲为调处面讼，吴成仿等声称，华奕得还过钱六十四千，只应作利，仍须还钱一百五十二千，始肯交还押契了事。吴胜上等因息事起见，遂向吴成仿等应许，再令华姓认帮讼费六十二千，连县断应缴八十八千，凑给

一百五十千息讼。即免苏有文写立字据，交给吴成仿收执，并将华奕得等押契取回。嗣吴腾上等因所许吴成体帮费，华姓贫苦难认，本欲自行垫钱给付，一面赴县递息，适吴成体等又赴府道纷控，案已批府提讯，不能再具息词，吴腾上等亦即未经再管。十三年三月十一日吴正祥旋于是月十六日因病在家身死。尸妻吴罗氏等藉称刑禁致毙，书差诈赃情事，控经南赣道批府审断。因所控诈赃过付，改为刑书指称门下索诈，并将邓标光、吴腾上代为调处，指为张陆贵主使说和，情愿出钱一百五十千等情，控经本省臬司巡抚批府覆审，华奕得旋即物故，案未究结。吴成仿等辄以前事添叙情节，自作呈词，挈弟吴成体同赴步军统领衙门呈控。奏章谕旨交审，陶澍交卸赴京，未及讯结，兹臣提集案证，逐加研讯，据各供悉前情。

对于这起头绪纷杂的案件，林则徐花费了较多的心力，他发现吴正祥上控多次，却前后多有矛盾之处，一会儿说县书索赃，一会儿又说门丁索贿，且前后数额亦不相等，显然不足征信。本来吴正祥控县追究华奕得欠钱不还是理直的，但其后他率众抢割张陆贵田禾，并毆伤佃户罗上衡等，更是于理不符。依据“内外问刑衙门审办案件，有实在刁健坚不承招者，即其众证情状，奏请定夺。”“蹇越赴京告重不实并全诬十人以上者，发边远充军”等律文，吴成仿先既听伊父吴正祥强割逞凶，及被控提审，明知伊父管押患病，保回病故，混称被诬刑禁致死，又于县审恃蛮顶撞，经书差站堂吆喝，因此挟嫌图累，诬指诈赃各情，饰词京控，迨经审虚，尚复逞刁不服，情殊狡诈，自应照例问拟。吴成仿一犯，除听从伊父抢割逞凶轻罪不议外，应请照例发边远充军，解藉请咨，到配折责安置。该犯左腿向患疮毒，行走颠顿，并非折肢残废，毋庸查办收赎，仍照例奏请定夺。吴成体随同伊兄吴成仿赴京捏控，业已罪坐尊长，惟先既听从伊父吴正祥割逞凶，虽与凭空抢夺不同，第系侵损于人，应行拟罪。吴成体请照不应重律，杖八十。

吴正祥因华奕得等转卖押田控县,断追原本未缴,辄率众抢割田禾,殴伤佃户,殊属凶横,律应坐罪,业已病故,应毋庸议。其抢割稻谷二十一石,及罗上衡等被损庄屋门扇,吴正祥已经身死,照律勿征。华奕得业已物故,华世传应照不应重律,杖八十,再加枷号一个月,与吴成俵递籍枷责发落。监生张陞贵买受华世传等田亩,虽无谋占贿嘱情事,惟不查明原田老契业经押借,混行承买,亦属冒昧,应请照不应重律,杖八十,照律纳赎,追银册报。吴腾上等先为吴正祥等调处,认帮钱文,系为息讼起见,应与牵列作证之刘士高,概免置议。至华奕得、华世传等于道光十年冬季向吴正祥借钱一百五十二千,言明每年利谷二十八石,十二年还过本钱六十四千,尚应归还本钱八十八千,利谷十八石,每谷一石作钱五百,共该本利大钱九十七千文,已据华世传等缴解洋银九十圆,照时价估计,为数已符,吴成仿坚不承招,未经具领,亦不许伊弟吴成俵领收,应即发交南康县飭传吴成仿家属收回,取具领状呈案,借约旧契分别存案给执,吴成仿所执吴腾上等字据追出涂销,以断葛藤。县书钟道魁、差役黄芬、赖绣等并无藉案诈赃情弊,其于吴成仿等县审顶撞,站堂吆喝,系属因公,并无不合,余讯无干,概毋庸议。^②

这一案件经历了漫长的审定过程,事实得以澄清。

二、注重调查研究,力求把握事实真相,给予合理又合情的解决

林则徐还注意亲自调查,了解事实真相。道光十二年十二月初八日,东台县民人唐瞻淇京控县书张岐山等侵吞克扣抚恤赈银等情。林则徐接到这一任务后,认为“案关控赈,倍恐属员互相袒庇,迁就蒙详,当于亲赴淮、扬查灾之时,将此案所控各情,逐一密行查访,已得大概。”^③其后,他“亲提原被人证,检核案卷,悉心研鞫。”结果发现,京控存在不实情形。他认识到当时“江北各州县办赈,靡不力除积弊,使民共见共闻。如散放口粮折色、领银易钱一层,臣

在江宁藩司任内,飭令各属务择通商巨镇银价较昂之处易钱运放,不独丝毫不许侵扣,并须设法多换钱文,以期灾黎多沾实惠。”他总结道:“道光十一年夏间,该县(东台)被水成灾,田庐淹没,经该县卢云亭禀报,奏准先行抚恤,给予贫民一月口粮,委员分赴各庄挨查给票。经扬州府知府王青莲先后禀司发银三千两,该县先在本境易银五百两,每两按时价钱一千一百八十文,合计大口给钱一钱五分,合钱一百七十七文,小口减半八十九文。嗣又遣属分赴银价较昂之处易钱运回,每两合钱一千二百五十文,合计大口给钱一百八十八文,小口减半。共放过抚恤银一千七百四十五两零,贖银一千二百五十四两零,禀明归于正赈支用。嗣据淮南商人公用义赈银谷,按扬州所属被灾轻重分派,东台县派发盐平银一万两,折实库平九千八十两。除补还提前正赈建缺银二百十六两零,实银八千八百六十三两零,每两换钱一千二百五十文,共合钱一万一千七十九千零。经该县散给盐务失业贫户及灾民义赈口粮,又分设粥厂散放棉衣等项,共用钱一万七百十九千零,计贖钱三百五十九千零。于粥厂停止时,将此项贖钱按领粥之人每名给钱一百文,共给钱三百八十五千,计不敷钱二十五千,系该县捐足散钱,分别造册报销。唐瞻淇住居之俞家垛,系委候补通判查德基带同书役袁声远、王正六、差役魏连等前往查勘,该庄居民共一百八十余户,计极贫次贫一百八户,余皆各有田业,例不给赈。其时唐瞻淇逃荒外出,经该委员注册册内。随后唐瞻淇回家,正赈义赈均已放竣,唐瞻淇欲向庄头钱文质等补领赈钱,钱文质等以赈已放毕,不能再给之语向其回复。唐瞻淇心怀不甘,并误闻该县领得抚恤银一万两,仅放钱一千数百串,商捐义赈银两亦未放完。又闻别县有每口给钱一百九十二文,该县只给一百八十八文。俞家垛共有一百八十余户,只给一百八户。疑系书役等串通克扣侵吞,即装点情词,赴都察院衙门呈控。”^④经过如此翔实周到的调查,上述指控皆

属不实之词。并不存在“该县领得抚恤银一万余两仅放一千五百串，余系丁书侵吞”现象。而是“该县原领抚恤银仅止三千两，当时实放一千七百余两，其余按数禀请归于正赈支用，并无发银一万余两之多，焉得指为侵蚀？其为妄控，自不待言。至商捐义赈银两，该县散给盐务失业贫户及灾民粮钱并赈粥棉衣，分款支用，造册报销，贖钱三百余千，亦悉数散鱼领粥之人，每名百文，层层支销，卷册具在。况赈恤例止极次贫民，唐瞻淇庄内居民一百八十余户，经委员查明极贫次贫给赈一百八户，已为不少，余则均有田业足以资生，例不准其食赈，岂得藉为口实？其赈银易钱，价值原系随地随时低昂不一，即如该县先在本境易银五百两，每两仅换钱一千一百八十文，迨运赴通商价昂之地，每两即换钱一千二百五十文，俱各计多寡，核实给发。唐瞻淇所称他县每口发钱一百九十二文，在银价最昂之处固亦有之，并非处处皆然。实由各县银价参差，势难划一，该县每口发钱一百八十八文，已属设法多换，若仅在本境易钱，即不能有此价值。”^⑤林则徐以自己精细的调查，证明这起京控纯属以风闻之事为实据而起，这样处理便显得切实而有说服力。

《安定囿京控徐尧春等攒杀其父案审明定拟折》（道光十四年十月十八日）讲述了林则徐处理发生于道光五年十一月的这起案件的结果。先是安云步与徐尧春发生口角，安被徐用枪戳伤左腿身死，徐尧春逃脱。安云步之弟安云路、儿子安定囿以徐廷栋等纵令子侄徐希春、徐尧春等持械攒杀，向督臣学臣衙门具控。经调查，徐希春未参与此事，官方将犯父徐廷标和犯叔徐廷栋的武生资格予以革除，勒令限交罪犯。

林则徐亲自处理该案件时发现：本来安云步与徐尧春、徐希春系乡邻，素无嫌隙，道光五年十月初四日，徐尧春家驴子走失，闻被安云步庄上拉去推磨，邀同堂弟徐希春往寻，与安云步发生口角，后在庄外找到驴子，但第二天驴子死

了，徐尧春一气之下，带了徐希春、徐如春等八人，各带铁枪、木棍、铁叉、铁耙等，气势汹汹来到安家庄，乱打之后，安云步殒命。安云路、安定囿上控，未得到解决。于是，又继续上控到督臣、学臣处，却始终没有把徐尧春抓获归案。审讯后，各人都表示只有徐尧春自己应该承担罪责。林则徐查看律令，规定：“同谋共殴人致死，下手伤重者绞，余人杖一百。”又例载：“人命等案，现获之犯称逃者为首，仅获一二名无证佐指认者，将现获之犯按例拟罪监禁，俟逸犯就获，再行质审。”^⑥于是对徐如春革去武生，徐长春革去武生，杖八十，并要求徐廷标接受杖八十、迅速查访逸犯徐尧春。这样的处理可谓细致周到。

道光十四年十二月初七日《监生刘培余京空孙丰非刑致毙其兄案审明定拟折》介绍了林则徐处理的又一件案件。道光十一年八月，监生刘培余之兄刘培芹被从九品官孙丰逼肋承招，先是用竹帚责打二千余下，再用盐卤遍洒，终于使刘培芹毙命。上谕希望林则徐能对该案加以严查，顺便了解该州是否存在私设官卡，勾通市侩包揽客载，绕越淮关偷漏税课现象。经林则徐查实，京控并无实据，亦不存在私设关卡，包揽客载偷漏税课现象。刘培芹之死属于病死，不是非刑致死。因此按律“蹇越赴京告重事不实，并全诬十人以上者，发边远充军”。林则徐作了如下处理。刘培余革去监生，依律量减一等，拟杖一百，徒三年，因为此属弟媳嘱令控告，弟媳刘朱氏因为“无知，痛夫情切，从宽免其置议。”^⑦京控案件中也存在民间以不实证据诬告官吏的事件。

道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安东县民岳廷杰京控董干等窝贼抢劫殴毙其兄岳廷华案明定拟折》说的是安东人朱德红即朱沅安、沐阳人葛荣光、安东人薛致中、薛鏊都曾向岳廷华买私盐，岳欠葛荣光盐钱二十四千文，屡索不还，于是葛荣光气急之下，率多人携枪带棒来讨，岳廷华不依，葛荣光即让人将岳廷华架走，路上岳廷

华鞋失脚被冰凌割伤,经过米小韦子门口时,见有手车,即让米小韦子推送,付给米小韦子一百文,推至葛家墩,但岳廷华是夜被冻死。葛荣光畏罪,即让人将岳廷华尸体用芦席包裹,抬至六塘河边,敲开冰冻,弃入河内。岳廷华弟弟岳廷杰随后了解到哥哥家失去布衣二件,钱三千五百文。向米小韦子了解到哥哥脚有血迹,心疑被盗攒殴毙命,贿差故纵,并添砌捕役蔡华为匪蒙充各情,写就呈词,与弟弟岳廷兰赴京控告。经林则徐处理,认为这属于律条中规定的“威力制缚人因而致死”罪,理当绞监候,律条还规定:“故杀人案内,凶犯起意弃尸水中,听从抬弃之人,无论在场有无伤人,俱照弃尸为从律,杖一百,徒三年。”律条还规定:“越境兴贩官司引盐至三千斤以上者,问发附近充军。”“买食私盐者,杖一百”。于是给予葛荣光重处,薛致中、薛整各杖一百^⑧。这起案件涉及到私盐问题、讨债问题和人命问题,林则徐本着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妥善地解决了这一案件。

三、对好讼、不法监生严加惩处,力求端正斯文

道光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场山县民陈于学等京控监生邵敏率众殴死展壮猷案审明定拟折》讲的是林则徐受命处理该县陈于学、展中沅赴京呈控监生邵敏率领徐果殴伤展壮猷身死,贿买顶凶,捏报留养的事件。林则徐调查了解到:县民陈于学雇佣展中沅照管庄务,一次陈于学向邵敏回赎典地,遭邵拒绝,陈令展壮猷去那块地里收割秫禾,与邵之佃户徐果争殴,徐果用刀扎伤展壮猷身死。本已经县里审讯,将徐果按律拟绞监候,由于徐果母老丁单,俟秋审时再行查办。林则徐调查此案时了解到:邵敏是陈于学姐夫,道光十一年邵敏借给陈于学二百三十千文,十二年冬间陈于学因无钱归还,将庄地一顷央汪磊、王大文、郝顺等作中典与邵敏为业,典价二百三十千文,划抵前欠。陈于学写给典契四纸,内有一纸未载坐落四至,邵敏退交原

中汪磊向陈于学另换,适陈于学外出,其母陈吕氏另行划地一段,即央汪磊代写典契交邵敏收执。邵敏将地给徐果、赵方中耕种,另雇吴律修照应收租。十三年春间陈于学回归,措钱三十千先向邵敏抽赎典地一段,邵敏不允,欲陈于学备齐原价一并取赎。陈于学与邵敏、王大文赴县互控,提讯未到。七月二十二日陈于学见地内秫禾成熟,因邵敏不允抽赎,心怀不甘,欲制取其向赎地内秫禾,随令展壮猷转雇高朗、马逼临、许珠赴地收割。赵方中经见,拦阻不理,往向徐果、吴律修告知。吴携带木锨柄前往理论,展壮猷不服,彼此争骂。吴用木锨柄殴伤展壮猷脊背逃跑,展壮猷即拔身带小刀追赶,戳伤吴右后肋。适西果顺携柴刀踵至,上前拦劝,展壮猷疑护,举刀向徐果扑砍,徐果用柴刀格落,顺势连扎其右胳膊,展壮猷弯身拾刀,徐果又扎伤其左肘,展壮猷转身撞头拼命,徐果情急,用刀吓扎,适伤其顶心,倒地而散。邵敏闻讯,往阻无及。经查,这些情况属实,林则徐根据“共殴人致死,下手致命伤重者,绞监候”。徐果应处绞监候,秋审后处决。展中沅指控邵敏“贿买顶凶”为不实之词,只因子死,姑免置议。邵敏是事件的祸首,应革去监生,杖八十。“陈于学典给邵敏地亩,饬令备价回赎,并将给过抽赎地价及麦石价钱按数扣除。”^⑨

道光十五年闰六月二十四日《监生吕卿京控许渭持械枪劫案审明定拟折》中说:是案发生于道光十二年,当年荒歉,张柴陞饥饿难熬,纠同高利玲等十九人向吕同借钱不允,遂抢夺其钱文衣服。林则徐调查了解到:道光十二年十月间,有外来饥民至许渭庄上求乞,许渭因贫难度,起意领同饥民藉向各村殷户诈钱使用,随假称代为领路讨乞,诱领饥民至吕鹏家内索要京钱四十千文。吕鹏与弟吕同不允,许渭声言,如不给钱即便强抢,并要将吕鹏兄弟架回关锁。适卢士秀、潘贵、程兆纬、丁怀芳经过瞥见,俱因许渭凶恶,恐致酿事,劝令吕鹏如数给钱而散。许渭复领饥民至董曾朋家吵闹吓制,亦诈得京

钱四十千文。又沿村向各家吓诈,每家给钱二三千文不等,并无确数,亦不记被诈各家名姓。所得钱文除分给饥民外,余俱许渭自行花用。是月十九日,吕同由集粟米转回,行至旷野地方,有已获监毙之张柴陞即张差省,纠同高利玲即高利林、于承隆等十九人,向吕同借钱不允,抢去衣服钱文。吕同喊捕,有寇广道、徐宗魁等赶至帮拿,张柴陞等各持器械,将吕同等拒伤,报县勘验。获犯张柴陞等因年荒饥饿抢夺,录供通详。吕鹏因许渭曾领饥民讹诈并有抢夺捉人之语,心疑伊弟被抢亦系许渭主使,即以许渭纠党殴抢,将伊弟架回勒索等情,赴该县暨海州呈控。批县差提许渭到案质讯,各犯金供,与许渭并不认识,实非同伙。因首犯张柴陞监毙,将于承隆等分别拟以军流,解勘详咨,奉准部覆结案。吕鹏因许渭未经详办,疑系刑书杨廷林得前故纵,并因相帮伊弟捕贼同被拒伤之徐宗魁患病身死,恐系因伤所致,复以县书受贿控详,徐宗魁受伤毙命情词,赴淮海道并督臣衙门呈控。批飭该州行提人卷研讯,两造各执一词,因要证潘贵等未到,将许渭管押,催传覆讯。嗣后许渭在押患病,发县取保调治,许渭挟吕鹏控告之嫌,扬言欲放火烧害。吕鹏闻知,虑及后累,且不知许渭因病取保,误为差役图诈,又因该州审讯时将案内人证一并看守候讯,亦疑为差役图诈,即照历控情节,添砌严押诈赃,设谋卖放各情词赴京控告。林则徐根据“凶恶棍徒屡次生事行凶,无故扰害良人确有实据者,发极边足四千里安置”条文,认为,许渭乘饥民至庄求乞,诱使他们向吕鹏等吓制诈钱,且在事发后威胁放火造乱,给予发配四千里外充军,配杖一百、脸上刺字处分^①。这是大灾之年奸民策动灾民吃大户的情形。林则徐认为这种行为不能姑息,因为它将直接危害地方正常秩序。

四、坚决铲除民间敲诈勒索之恶习,以求端正世风

道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固始监生杨登科京控票盐被抢案审明定拟案》记录的是林

则徐第二次署两江总督期间处理的案件之一。道光十二年十一月间,监生杨登科与表弟顾照朗合本在江南海州领买票盐一千二百余包,雇装胡全义船只,运往票注口岸息县、正阳县两处行销。十三年六月行抵安徽霍丘县三河尖地方,探闻息县等处滞销,欲赴原籍固始县销卖,因距息县尚远,不及呈请改运,拟俟到籍呈明关会。其时船泊河下阻风,七月十七日杨登科因除欠该处杨大顺行内米肉钱文,乏钱清还,说允以盐抵算,即于是日用小船装盐十包送往算帐。时有霍丘县匪徒潘秉义经见,疑为私盐,即向先获病故之霍丘县逃流李点,与先获已故之潘三,及在逃之李大白、石连仲、吴三麻孜、詹义等告知,邀约同往拦截,诈钱分用。李点等允从,赶至河岸,适杨登科已将盐包放岸上。李点等喊称私销官盐,杨登科诉述前情,杨大顺亦闻信敢往,劝令杨登科给钱五千文,均分各散。杨登科报县缉究回船。因恐匪徒抢窃,即于是日雇觅同县之朱应明等二十余人在船防守,是夜朱应明用所带鸟枪装贮火药防夜,不期绳火遗落药斗,以致火发,自被烧伤,并伤同伴吴帼良即吴玉孜、张奉有、吴义孜、陈怀四人,经杨登科延医调治,因朱应明等伤重送回,并将防守之人辞覆。朱应明、吴帼良先后因伤殒命,未经报验。是月二十三日又有安省已获病故之匪犯余三都、李士桥及安省现获之王和、余三洪,探知杨登科盐船改运情由,余三都声言官盐越境即同贩私,起意纠约讹诈,余三都复邀允到之胡补孜即胡大有及在逃之杨四畏等,一共三十余人,会齐偕往。适杨登科盐船业已移泊固始县境汤家嘴汤士彤门首河下。余三都等分带器械围船,喊称运销私盐,必须每人给钱十千,方许开行。汤士彤趋至查问,虑致滋事,将余三都邀至家内调处,并令佃户余位将杨登科唤至,劝令给钱五十千息事。杨登科随央汤士彤雇人守护船盐,自赴固始县呈告,经县验票,谕令仍赴息县等处行销,飭差护送出境,一面飭拿余三都等究办。余三都等闻知各散。八月初二日余三洪因知杨

登科船尚未开,起意纠人往抢,当向王和商允,虑及人少,又向已获病故之姚岚江告知,邀人帮抢。余三洪、王和复邀允余三都等,姚岚江亦邀已获之郑汶斗、在逃之陈广瑞等,一共四十八人,于初三日同往。姚岚江等带鸟枪铁铳,其余携械徒手不一。姚岚江向船放枪吓唬,致伤船户胡全义之戚妇汤张氏胸膛。余三洪等下船抢得盐八百八十包,运至姚岚江家,当经余三洪、姚岚江、王和陆续吓逼集上铺户周家普、赵南、万顺等收买,得钱表分而逸。经杨登科堂弟杨登沅,报经固始县,验伤差缉,会勘详报。

杨登科当因汤士彤先曾劝给余三都等钱文,疑有串抢情事,复因闻有陈宣等在场观看,疑为帮抢之人,一并牵告,并将先自被火烧伤身死之朱应明等,叙入汤姓船妇被伤之下,冀图速获赃匪。此杨登科在霍丘县被李点等讹诈,及在固始县汤家嘴河下先后被余三都、余三洪等讹抢盐包之实情也。

处理结果是:“第杨登科究因行运票盐被诈被抢,犯赃不能全获,以致情急混控,核与挟诈妄告者不同,情有可原,应请宽免置议。”^④

此案中透露:有一拨又一拨的打劫者试图以构祸于人的办法来讹诈钱财,林则徐通过认真调查,给予犯罪者以严厉惩处,端正了地方社会风气。

道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息县民人张义和京控票盐被抢案审明定拟折》表明:光州息县张义和在安徽寿州正阳关买得票盐一百五十二包,雇船运回原籍销卖。先有安省已获匪犯田克俊即田八、柏玉鳌即白于鳌、王俊、郑汶斗等,及冒充六庄村地保之孙献汶、在逃之王金标等,因河内常见盐船经过,疑有夹私,田克俊起意纠抢,与孙献汶商允窝赃变卖同伙二十三人,各带器械,在于河岸守候。道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张义和船至霍丘县六庄村河下,田克俊瞥见,即与王俊等分坐划船至张义和船上,抢得盐包,乘间抢取衣物钱文,回至孙献汶家表分。孙献汶分盐十五包,余盐同衣物各卖与过

路不识姓名人,得钱文分散。张义和报经霍丘县勘缉获犯,审得首犯田克俊即田八,依“强盗已行得财”律,拟斩立决,王俊、马尚、罗复兴、郑汶斗、柏玉鳌即白玉鳌、孙大眼,均依“颍州府属凶徒聚众十人以上充军”例,俱改发云、贵、两广极边远烟瘴充军,声明田克俊、柏玉鳌、孙大眼及冒充地保窝赃伙谋之孙献汶,先后监毙。郑汶斗尚有伙抢杨登科船盐,应归彼案拟结。各犯抢赃,照估追赔。逸犯王金标等获日另结。咨奉刑部照拟核覆。先是该事主张义和以访得抢匪王金标系固始县饬差胡锦章,提到张老万、丁廷元及张老万店伙朱二审讯。据张老万即张万恒、丁廷元等各供,亦在正阳关买盐三票,运回销售,不知王金标等如何抢盐,并无买赃之事。吊查丁廷元等买盐票据,账簿相符,将张万恒、丁廷元、朱二等解归霍丘县讯办。节经霍丘县提讯,张义和与丁廷元供词各执,因张万恒、丁廷元、朱二等先后患病,分别保放。张义和又以被抢之盐,据孙献汶供系孙曜等窝赃,余被装至丁廷元家销售,……张义和京控,有失实之处,考虑到被抢赃未追赔,以致情急诉控,且到案即据实供明,核与逞刁妄告始终固执者不同,应请宽免置议。原案抢犯田克俊等久经拟结,应毋庸议。傅锦章究无贿通纵犯,霍丘县丁役亦无需索舞弊,傅积善之祖传恪实无窝赃,书差王长龄、王春并无串纵捏保,孙玉亦无窝盐情事,均毋庸议。原案应追犯赃,应请严飭犯籍地方官查追给领,毋致欺隐。逸犯王金标,查非固始县差,并饬严缉,获日另结。案已审明,未到免提,以省拖累。^⑤这一案件再次反映了地方社会乱端甚多的状况。

五、清除蠹吏稳妥坚决,旨在澄清吏治

在任云贵总督期间(道光27年4月——道光29年8月)有两件有关京控的事。一件是广和京控案现讯大概情形折。另一件是审出京控原告广和捏病诈死具呈挟制妄冀贿和折。道光二十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广和京控案现讯大概情形折》说:云南富民县知县降补府经历县丞

广和,以庇匪妄参等情赴都察院具控,讯供覆奏一案。经林则徐调查,有当地人刘元吉报捐州同职衔,道光二十四年春间,凭素识书吏张介福引荐,拜在广和门下认为师生,往来不记次数。嗣因便衣进署被斥,张介福复从中挑唆,说伊捐纳顶带比广和还大,广和因此有气。是年腊月广和生日,伊送礼不收,亦不准见面。二十六年八月,伊被段连甲捏控赌博,经广和传署押在吏房一夜,张介福与书役使杨运昌、李浚等向伊索去银三百两。伊心怀不甘,曾欲上控,时有拔贡周于德,亦因其弟周于智曾被广和滥刑勒罚,均各不平,扬言要将书差控告。众人皆知。十二月底,伊照乡俗宰杀羊猪,请客数桌,旋于二十七年正月与周于德等先后有事赴省,不料张介福等疑系上控,回明本官,捏指伊与周于德等烧香结盟,出票严拿,并将伊家工人及平日与伊往来文武生员人等,拿至县署。^⑩这属于张介福挟嫌诬禀。但其中广和确实被刘元吉认了师,且收了钱。当地刘嘉德与刘元吉曾经轮当乡保,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广和诬刘元吉于家烧香结盟,要刘嘉德承认属实,刘嘉德却拒绝与广和合作,一者强调并无烧香结盟之事,再者强调自己已不是乡保,但严刑之下和牙齿被打落一颗之后,他不得不写具报呈,从而构成了一桩案件。^⑪

广和平时多有罚款之举,理由是修理城楼等工需要。等林则徐传广和到府问讯到他时,不是“忽而有据,忽又自谓心绪不清,记忆不确”,就是“忽称头晕病发,恳求缓审,回寓医治。”林则徐分析,“广和人本狡猾,现在供词闪烁,显因诬拿烧香原案真情败露,故为此狡狴拖延之计,将来病痊,必仍遁饰支吾,未便任其恃符狡展,致令拖累多人,久延时日。且刘元吉被控赌博,书役索赃至三百两之多,难保广和并无得赃情事,刘元吉等所供,仍恐尚多藏掩,非提其素所信任之门丁王贵到案,难期水落石出。当即访知王贵下落,专札密拿。一面先将大概情形,于十月二十四日具奏,请旨将广和先行革

职,并将刘元吉职衔斥革,以便严审。”^⑫从王贵处了解到:“道光二十四年春间,刘元吉因家道稍裕,年轻孤子,恐被外人欺侮,凭张介福等引荐,拜认伊主广和为师,广和得受挚见礼银五十两,后复屡有借贷。是年十一月间,广和令张介福向刘元吉借银两百两,刘元吉无银回复,广和即称以后不准见面。二十六年八月,刘元吉被段连甲捏控赌博,于十四日差传到署,刘元吉欲回家过节,伊与同充门丁现已回京之房祥,向其索得银十两,书役张介福等八人,亦各索得银二两五钱,私将刘元吉保出,广和并不知情。十六日刘元吉回县候审,广和将其押在吏房,十八日过堂审讯,段连甲不能指出实据,业已认诬,张介福随向刘元吉索得银三百两,于二十日将银一百两送给广和收受,伊与房祥等共得银二十五两,于二十日将银一百两送给广和收受,伊与房祥等共得银二十五两,余银系张介福与书役杨运昌、李浚、黄彩、杨忠、张保、杨洛,并已故之杨开泰等瓜分,段连甲亦得银五两。二十七年正月间,张介福、杨运昌闻得刘元吉等上省告状,虑恐三百银子事发,同向广和告知,并说刘元吉于上年腊月二十八日宰杀年猪,请客数桌,怂令广和借查拿烧香为名,将刘元吉等惊散,免致上控,伊均系在旁听见等语。质之刘元吉、段连甲及杨运昌、李浚、黄彩、杨忠、张保、杨洛,并广和旧日金押家人胡松等,众口如一。”

在这之后,林则徐又查出首府粮道盐道各门丁收受广和门包,藩库书吏曾经撞骗得赃,及向有零星小费之实在情形。广和在地方已建立起自己的一套关系网,如藩司之妻五月十二生日,适十三、十四系司署关帝庙祭祀唱戏,广和遂指为拜寿前后唱大戏三日。又如粮道之妻系七月初四日在京病故,八月初二滇省尚未接信,广和遂控其子身穿重孝,粮道唱戏筵会。又如广和应领公帮路费银两,经藩司照例扣除减平,及二十六年秋冬两季罚俸,云南府代为领出送给,广和遂称首府将其应领路费短发。又如接署富民县知县王庚华,因广和交代不清,往返诘

问,旋已查明结报,并未得伊银两,广和遂讦为勒啃交代,恐吓取财。又如藩司幕友赵基,系户部侍郎赵光胞叔,得受覃恩二品封,广和遂控其钻用二品顶带,假称藩司。又如监生苏万钟,颇工书画,向在藩司署中办理书启,广和遂捏为藩署理画匠,坐食干俸。又如吏目马奎系粮道远戚,上年五月委署云龙井盐大使,十月丁艰,始行卸事回省,广和亦控其八月在粮道署中登台唱戏,取悦上司。又如富民县典史沈玉振,奉文缉贼,误将行迹可疑之翁元福拘拿搜检,经县讯明释放,将沈玉振具详本府转详记过,广和遂指为本府专权任性,纵令典史诬良为盗。凡属此类,或系捕风捉影,或系全属子虚,或系牵连附会,无非欲多砌款迹,惊人耳目,以快其挟嫌妄告之私。诚如前奉上谕,该参员多不能指实,但查讯虽经明确,尤必提到广和,逐款驳诘质审,方足以折服其心。^⑧

面对这多重问题,广和竭力以病拖延,林则徐调动相关人员讯问,广和多无可置辩。“先犹张目怒视,继而垂头闭目,佯为不睹不闻,甚且躺卧堂上,不复自顾颜脸。”对于这种死不悔改的官员,还想捏造罪名置人于死地,林则徐认为绝不能宽宥。^⑨

林则徐身处道光时代,我们从其处理的多次京控案件中,可以见到官府审理案件的拖拉、官员处理案件的贪渎,民风的刁恶等等。有的官员以索贿为能事,不惜采取恐吓、威胁乃至灭绝、草菅人命等办法,令人发指。林则徐在长期的为政生涯中,一直秉持勤政为民之心,办案认真细致,注重实地调查,多能寻找到事情的来龙去脉,继而给予公正合理的处理。他竭力遏止好讼监生的贪利聚讼,也鄙视那种借口敲诈的行为。由此我们不难看到林则徐“苟为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宽广胸怀。无疑,林则徐断京控案的事实也可昭见其勤政廉政的风

格。

注释:

- ①《林则徐集》第一册《奏稿》,中华书局 1985 年 1 月版,第 60 页。
- ②《林则徐集》第一册《奏稿》,中华书局 1985 年 1 月版,第 323 - 328 页。
- ③《林则徐集》第一册《奏稿》,中华书局 1985 年 1 月版,第 122 页。
- ④《林则徐集》第一册《奏稿》,中华书局 1985 年 1 月版,第 122 - 123 页。
- ⑤《林则徐集》第一册《奏稿》,中华书局 1985 年 1 月版,第 123 - 124 页。
- ⑥《林则徐集》第一册《奏稿》,中华书局 1985 年 1 月版,第 180 页。
- ⑦《林则徐集》第一册《奏稿》,中华书局 1985 年 1 月版,第 199 页。
- ⑧《林则徐集》第一册《奏稿》,中华书局 1985 年 1 月版,第 204 - 209 页。
- ⑨《林则徐集》第一册《奏稿》,中华书局 1985 年 1 月版,第 223 页。
- ⑩《林则徐集》第一册《奏稿》,中华书局 1985 年 1 月版,第 252 页。
- ⑪《林则徐集》第一册《奏稿》,中华书局 1985 年 1 月版,第 390 - 394 页。
- ⑫《林则徐集》第一册《奏稿》,中华书局 1985 年 1 月版,第 398 页。
- ⑬《林则徐集》第三册《奏稿》,中华书局 1985 年 1 月版,第 1112 页。
- ⑭《林则徐集》第三册《奏稿》,中华书局 1985 年 1 月版,第 1113 页。
- ⑮《林则徐集》第三册《奏稿》,中华书局 1985 年 1 月版,第 1132 - 1133 页。
- ⑯《林则徐集》第三册《奏稿》,中华书局 1985 年 1 月版,第 1135 - 1136 页。
- ⑰《林则徐集》第三册《奏稿》,中华书局 1985 年 1 月版,第 1138 页。